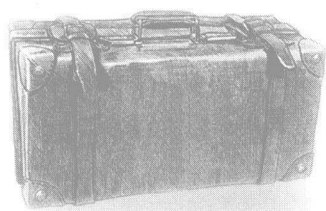


移民興起中國

移民與興起的



■ 王廣武 著



移民與興起的

中國

■ 王廣武 著

移民與興起的

中國

閱覽



八方文化創作室

- | | |
|---------|---|
| 作 者 | 王慶武 |
| 企劃編輯 | 潘國駒 何惜薇 |
| 責任編輯 | 倪曉燕 |
| 封面/內頁設計 | 何美嬌 |
| 排 版 | 李麗芳 |
| 出版/發行 | 八方文化創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屬機構)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
| 聯 絡 | 65-64665775支綫416
chpub@wspc.com |
| 印 刷 |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S) Pte Ltd |
| 初 版 | 2005年11月 |
| 國際書號 | 981-4139-50-5 |
| 版權所有 | © 2005 八方文化創作室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NT\$ 390

序

六百年前，明朝永樂皇帝朱棣派太監鄭和下西洋，驚動了亞洲各地的國王、酋首與地方權勢，但也同時為中國的皇權建立了許多新的外交與貿易關係。其實，宋、元、明三朝的海軍與海洋活動，很需要更多的史學家去研究，也是近年來才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關注。這當然跟這幾年的“中國崛起論”有相當的關係。所以2005年紀念鄭和六百年前的成就，已經在某些地方成為一件盛事。

這本集子的14篇簡短的論文，當然不能把它當作什麼紀念刊物。但是，它或許還可以用來介紹一些“後鄭和時代”的歷史問題。怎麼來解答這些問題，讓我用三個標題來試探：一，中國、東南亞及移民史，是討論些移民變相史，從明清的臣民跨出境外，如何從當時稱為“奸商”的航海者漸漸改稱為“僑民”，經過多方面的政治動蕩又改稱為現在的“移民”；二，華人的定義及其他，是講些有關近年來所謂“華人”這概念的由來，和這些華人在中國與國外的地位；三，興起的中國，是問我們如何看中國的新崛起？

這14篇中，有七篇是由復旦大學的姚楠教授從英文翻譯為中文的，這些已經收進在他給我編的論文選集《東南亞與華人》，於1986年由北京友誼公司出版。他當時還寫了篇序文，給我很大的鼓勵。那本選集現在已經絕版，所以我本來想一舉兩得的將它在新加坡重印，一方面可以表示我在想念姚教授，讓他煞費苦心翻譯的成果能給多些人看，另一方面又希望能給東南亞的年輕同學們閱讀我早年寫的文章。

經過一番考慮，又覺得我應該加些這幾年來寫的文章。單是重印原來的12篇並不能介紹一些新的發展、新的問題。因此，我就決定選七篇姚教授所翻譯而仍舊有不少意義的論文，再添七篇近年來寫的報告，探討一些當今比較熱門的題目，使讀者能有一種歷史遠程的過渡與繼承的感覺。

這些文章所能提到的問題很有限。還有許多別的更棘手、更難解釋的，並未能充分的介紹，使我覺得有點遺憾。只希望能用這裏幾篇簡短的報告，稍微能提醒讀者，哪些問題值得再深入的研究，哪些需要跟前後的歷史背景做些什麼樣的比較，讓同學們進行爭取去。

王賡武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
2005年8月30日

目錄

序	v
中國、東南亞及移民史	i
留學與移民：從學習到遷徙	2
華人移民變遷史	17
明初與東南亞的關係：背景論述	39
中國與東南亞1402—1424年	84
中國與馬六甲關係的開端1403—1405年	116
《海國聞見錄》中的“無來由”	137
華人的定義及其他	153
“華僑”一詞起源詮釋	154
無以解脫的困境	168
海外華人與作為中國人	181
海外華人的文化中心	201
馬來亞華人的政治	224
中國歷史著作中的東南亞華僑	265
興起的中國	289
海外華人眼中的中國變遷	290
中國迎來第四次崛起	297

中國、東南亞及移民史

中國、東南亞及移民史

移民史

留學與移民： 從學習到遷徙¹

我很榮幸再次來到哥本哈根，這次是和夫人一起來。我們特別高興能在有著悠久歷史的艾爾辛諾 (Elsinore) 逗留。這個地方使我們回想起我們年輕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們尚不知將會在生活的城堡中“生存還是毀滅”²。請允許我代表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和在座的諸位，向朱梅 (Mette Thunø) 以及她的同事們表示祝賀，祝賀他們使這次研討會得以在歐洲成功召開。很久以來，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就期待能在歐洲——這個吸引大量合法或其他各種華人移民的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召開國際研討會。我們對過去數十年來歐洲在移民研究領域取得的新成就都有目共睹，我們也相信你們的知識和見解會使其他地區華僑華人的研究受益良多。

我今天要談的是關於留學生與移民之間的關係。這個話題既

¹ 這是王廣武教授在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ISSCO) 第五次國際研討會上所作的主題發言。該研討會於2004年5月10-14日在丹麥艾爾辛諾 (Elsinore) 的LO學院舉行。

² 艾爾辛諾 (Elsinore) 是莎士比亞名劇《哈姆雷特》所述故事的發生地。王教授此言引自該劇中的著名台詞：“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難題)。台詞的深刻涵義在於啟發對生活意義和一個什麼樣的人的理性思考。——譯者注。

非僅指華人新移民，也非專論全球化，但與兩者都有關。首先我要說明我的兩點看法。第一，中國留學生不是移民。第二，一些學生確實想成為移民，這一現象也似乎正在出現。但我認為這只是表面現象，雖然對此我不能像第一點那樣說得那麼確鑿肯定。在過去50年中，成千上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以及許多海外華人聚居地的華人子弟到國外去學習。隨著知識的日益全球化，他們時刻準備著到幾乎任何能去的地方，學習他們想學的東西和獲得他們想要的學歷。無論這一年輕人的潮流是否正在成為一種獨特的移民方式，以及這一潮流如何導致遷徙現象的出現，都不是未來幾年內就能明瞭的事。當然，“滯留”、“將來”成為移民或以其他方式移民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正因如此，這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課題。

衆所週知，一些亞洲和非洲國家的學生前往北美、澳大利亞以及他們在歐洲的前殖民宗主國學習並在那裏定居下來。歐洲學生也同樣如此，這一現象已成為在歐洲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頗令人感興趣的議題。歐洲學生前往美國也有數十年的歷史了。許多人一直待在那兒，他們選擇居留美國這一現象可以為有關華人和其他移民的研究提供參照。我們一定能夠從中揭示出可將華人與之相類比的經歷。而且，一旦學生成為移民，現代移民本身的複雜性問題也就隨之出現了。我認為這樣的問題不僅有助於我們瞭解某一類華人正在國外做什麼，而且也會使我們修正關於移民的概念。

我的演講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演講題目所包含的四個關鍵詞：“留學”、“移民”、學習及遷徙。第二部分考察

二戰結束以來衆多年輕人到國外學習所呈現出的三個主要發展階段。

我先來談四個關鍵詞。“留學”是意指到國外學習的一個普通辭彙。我想它與“取經”或“求法”這樣的古漢語辭彙有著相似的含義，後兩個詞說的是走海路或陸路到印度從源頭汲取信仰之泉的中國佛教徒所做之事。“取經”即“取回佛經”，“求法”則是“尋求律法和教規”。這兩個詞都強調了身為教徒的神聖職責，他們必須立志不遠萬里為信仰而獻身。因此，我對“留學”這個詞從未被用在中國佛教徒身上而是成了一個日文辭彙——ryugaku——頗感驚訝。這個詞最早出現指的是公元775年隨遣唐使到中國並且留在中國學習的日本青年。“留學授業”（授業是傳授學習、給予指教的意思）這個詞組則更是暗含了學生需要居留一段時間從老師那兒釋疑解惑的意思。

然而，這一專稱術語的意義並未因中國佛教徒的事跡——如法顯、宋雲、玄奘和義淨這樣的高僧曾輾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尼泊爾、孟加拉國及馬來群島的佛教地區——而得以昇華，這也是頗耐人尋味的事。這些高僧長年漂泊在外，但文獻只記載了他們帶回來的經書，對他們究竟學了些什麼或是和誰一起學的卻鮮有提及。到了近代，日本人用 ryugaku 這個詞專門指稱那些成千上萬步其從唐代開始前赴後繼西行至中國學習的先輩的後塵——到西方去的學生。相應地，在中文中也將“留學”這一同樣的專稱用於了成百上千或直接到西方、或間接地從日本學習西方知識的中國學生。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紀之交去日本的中國學生人數衆多，遠遠超過了去歐洲和北美學生人數的總和。當

時的“留學”並未導致任何形式的移民。無論他們是“取經”還是“求學”，抑或是 ryugaku 還是“留學”，他們都是做了他們該做的事，然後回家。

第二個詞“移民”現在通常也譯成“移民”(migration)、“移民者”(migrant)。這個詞也是古已有之，但原先僅指被官方從一地遷往另一地的人，他們往往是因為經濟原因或出於戰略考慮，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或國家的利益，整村整族地被迫遷移。在東亞，壓根兒就沒有個人或家庭的自願移民這一說。因而，“移民”和“留學”（或 ryugaku）都是緣於描述過去一個世紀中出現的事才產生的新名詞。

第三個詞“學習”在這裏與“留學”是同義詞，但後者突出了一個“留”字，也就是“居留”的意思。它指的是爲了接受不厭其詳的指教、掌握一門專科知識或獲得一種出衆技能而在國外待上一段時間的學生。那些僅是到學術研究機構作短暫訪問、進行速成培訓的人不在此列，但重要的公派人員可算作例外，因爲他們將堪與律法或教規相提並論的現代科學知識帶回了家。這些學生中包括各個年齡段的人，相當一部分是力圖獲得新學歷或想要更新和增長既有知識的研究生。在多數情況下，這種“居留”會是5年或5年以上的離家在外。

第四個詞“遷徙”需要多說一些。它是我今天演講所要圍繞的核心。我先下一個簡單的定義：“遷徙”是“移民活動狀況或本質”的反映。移民一詞在歷史上一度指的是廉價的、缺乏技能的勞動力，並被用以概括爲他們的遷移模式。如今，該詞已成了泛指任何離家在外不打算回去的人，這些人也就成了所有國家移

民政策、移民部門和移民官員關注的對象。學生在完成學業後留下來，將他們的身分合法地改變成僑民、（入籍）公民或永久居民，都不意味著他們就成了移民。相反，他們只是憑著專業人士或特殊技能擁有者的資格來維持一種像移民那樣的生活狀況。這就是我所說的“遷徙”。它不是對永久定居必須做出的一種決斷，而只是使他們能介於學生和定居移民之間的權宜之計。在這一空間內，他們可以游刃有餘於多種居留心態和生活狀況。比如，他們可以選擇使自己有游子或流亡之感，他們也可以採取古人長期客居他鄉的方式，或者他們可以設法謀取一種現代跨國生存之道。雖然起因不同，但游子、流亡者或客居他鄉之人都是相對於他們的老家以及他們對於回老家的願望而言的，而跨國主義者追求的則是出入國門和超越政治界限的自由。“遷徙”能涵蓋上述各種居留心態和生活狀況。但“遷徙”也是各種各樣和因人而異的，它經常表現為使得居留心態和生活狀況呈現出不確定性的一種主觀選擇。它既不一定回國，也不一定就是人員的流動或居所的變換。它是一種像是移民的充滿變數的狀況，但在一段長時間內它又可能是安穩的。

第二部分我將列舉這一情形的實例並探討隨著“留學”轉為“遷徙”而出現的變化。我們可以從近代歷史中找出這樣的實例來追溯與華人有關的變化。毋庸置疑，到海外學習本身即意味著變化，即有了移民的含義。讓我來簡短分析一下這一過程是如何開始的。中國沿海地區的開放使得中國人在概括出“留學”和“移民”這兩個詞之前就知道了到國外學習和移居國外這兩個新生事物。1847年，容闕和他的兩個同伴跟隨他們的傳教士老師到

了美國，這是一個開山拓路之舉，其後才有成千上萬的華人礦工、商人和其他體力勞動者狂熱地湧向美國西海岸的金礦。這些成千上萬的人肯定不會認為自己是移民，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是想去碰碰運氣，最終還是要回中國的。

在座都知道，此前中國人僑居東南亞已有相當長的歷史了。但其間算得上是留學的只有一個例子，那就是廣東的幾個男孩於1818年至1843年到馬六甲英華書院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學習基督教，這個學院是由蘇格蘭傳教士羅伯特·莫里森 (Robert Morrison) 建立的。所有這些男孩都回到了廣東，香港成為殖民地以後，一些人去了香港。此後的一個半世紀中便再無中國人到東南亞學習任何東西的例子。只是最近10年來才又有了大量中國學生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學習的例子。雖然新加坡政府打算允許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不定期地居留，但這是否會導致某種形式的移民仍不得而知。至於那幾個1847年到美國的男孩，更是還沒意識到移民是怎麼回事。從耶魯大學畢業以後，容闓歸化入籍成了一個美國人。他回到家鄉幫助中國科技和軍事的現代化，也幫助其他中國人到美國去學習。他一直自認為是中國人。儘管他為幫助中國而付出的許多努力都無果而終，他失望之餘在美國度過了後半生，但他從未覺得自己是一個移民。

還有其它早期中國人到西方學習的著名例子，容闓到美國之後的20年，馬來亞吉打州 (Kedah) (現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 年僅10歲的辜鴻銘被送到了蘇格蘭上學。13年以後他回到了家鄉，以後他一直都在中國工作。也就是說，在他的祖先離開中國四代以後，他又回到並且留在了中國。他的例子讓人們看到了一個真正

的長期僑居者，他也代表了一類（在精神上）從未真正離開過故土的中國人。

後來留學實際上成了官方的事。從1872到1881年，中國政府向美國派出了一個教育使團，120名幼童被送到美國學習，但這一事業中途夭折了，他們中的多數人未能完成學業便被帶回了中國。較為成功的是派往英國、法國和德國培訓的海軍工程師及學習其它技術的人員。之後，又有數千名成年學生和學者被派到日本學習。那時日本剛剛打敗了中國，使中國蒙受了奇恥大辱，但這也成為對中國的現代化最有影響力的轉機。當然，它向中國領土擴張的野心也招致了中國的反口。其間，美國介入了，更多的中國人於是前往美國學習，儘管當時美國的移民政策是苛刻而蠻橫的。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國移民一度幾乎不可能進入美國時，中國學生卻是被允許進入的，雖然他們也並非總是受歡迎。這顯然增加了“移民”與“留學”之間的差異。當然，在早年移民美國的老華僑中，他們在當地出生的孩子有一些也可以進入美國大學讀書，但他們進的都是那些他們有資格進的學術研究機構。這是因為絕大多數留學生在完成學業後是回中國效力，而多數土生華人希望的是能融入美國主流社會。

如今的情形又怎麼樣呢？大家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90%以上的海外華人，無論是僑居者還是定居者，都集中在東南亞。他們中幾乎沒有人是到他們所在的國家去學習的，在另10%的人中，多數都是體力勞動者和商人以及他們的子女。只有微乎其微的中國人是到海外學習的，他們基本上集中在美國。沒有人會把這些學生與移民活動聯繫在一起。但是，1950年代以後

情況發生了變化。作為留學生接收國的西方和作為留學生派出國的中國在過去40年中都出現了最好和最開明的變革。來自這兩個方面共同的推動力已經使得留學和移民形成了相當的規模。如果這兩個平行的推動力進一步以新的、我們目前還不能預見的方式形成合力，也不會是什麼令人驚訝的事。審視這一變化過程的主要發展階段，將有助於我們把握這兩股力量是否會交融彙合，或者這些發展是否可能會使我們對於“移民”這一概念本身進行重新定義。

我在前面提到過二戰結束以後出現了三個發展階段，這三個發展階段均導致了留學人數的大幅增長。第一個發展階段是殖民地和後殖民地時代的初期。第二個發展階段是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冷戰格局所致，這一發展階段使得前一個發展階段多少有點兒黯然失色。第三個發展階段就在而今眼下，在這一發展階段中與全球化相聯繫的經濟“決定力”是核心要旨所在。前兩個發展階段以政治為驅動力，這一驅動力現已被技術和商業的發展所超越，而正是技術和商業的發展促使和幫助了越來越多的學生走向“遷徙”。到海外學習的理由或許不一樣了，但結果還是相同的。例如，一些因為政治原因到國外學習的中國人有可能主要是為了經濟狀況的改善而不再待下去。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國內政治狀況好轉了，但缺乏在經濟方面發展的機會而導致人們去往他國。為了梳理從“學習”到“遷徙”的不同軌跡，我將把這三個發展階段分開來闡述。

殖民地朝代的留學生，包括許多中國學生，前往大城市就讀於大專院校的人數從戰前開始就不斷增多。我覺得很難說他們是

到國外去學習，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並未出國而只是去了帝國的屬地，仍然在他們的“祖”國學習。不管怎麼樣，他們都想在學成後回去為帝國——英國、法國、荷蘭或美國——效力，他們中的殖民地華人也同樣如此。當然，也確有少數人在找到工作後會留下來並最終定居在當地，這些可以說是“遷徙”類型中的一種在早期的例子。

這一情景在脫殖民化進程開始後戲劇性地出現了變化。一方面，以前的殖民地屬民和新獨立國家的人民因為仍然選擇了在他們前宗主國的大專院校學習而成了真正的“留學生”。另一方面，一些新獨立國家的政治狀況並非總對這些帝國教育的“產兒”有利。對於來自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來自西印度群島以及毛里求斯、斐濟這類新興國家的身為華人後裔的畢業生來說，尤其如此。只要有可能，這些華人後裔中總有一些人會在以後回到他們曾接受高等教育的國家。這無疑是被延期了的“遷徙”，因為在學習和再移民之間有一段時間的流逝。1950年代以後，受冷戰在亞洲蔓延的影響，在這些前殖民地有更多的華人以準備成為移民的心態尋求到國外留學。適逢像英國和澳大利亞這樣除了對後殖民政治局面心懷惻隱之外，更能在高等教育領域對其有所作為的國家，需要學有專長的畢業生而並不介意他們來自何地，因而他們的願望很容易實現。這些變化使得1980年代以後經濟作為決定性力量的重要性凸顯出來。

第一個發展階段是作為一個方興未艾現象的組成部分之一開始的，這個部分影響了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其他學生，使他們也成為了突出的例子。對於多數華人學生來

說，這些變化主要是東南亞後殖民時代發展的結果。但這一推力因素一度曾讓位於拉力因素，因為繼續在海外學習的華人學生發現還是留下更有利。然而，無論不回國的理由是什麼，先在他們學習的國家定居下來的決定都不會使他們自動就轉變成移民。從程序上說，當他們申請居留許可和找工作時，還得先從學生身分轉為移民身分。而獲得就業許可證和接下來的永久居留權也是必要的步驟。合法或得到行政許可，他們才算是成了一個移民。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成為游子、流亡者，或者是有意要做渴望回家但在等待機會的僑居者，那麼他們實際上就進入了一種“遷徙”狀態。在過去幾十年中，我一直與在澳大利亞的幾個馬來西亞華人社團以及幾個印度尼西亞華人小團體保持著聯繫。他們中有越戰後的印支難民，但已經沒有了20世紀之交時來自中國的勞工移民。他們中大多數都曾是留學生，後來選擇了留下來。他們都對移民應該有哪些權利非常敏感，但他們卻不願意與任何新來的移民為伍。從他們的言論和文章來看，我覺得他們正遊離和迂回於這樣一種狀態之中，即既不願意被按照種族來區分又不願意被同化。但他們又安於被人認為說不定哪天會一走了之這樣一種狀態，這也是“遷徙”的一種表現。

我再來談一下第二個發展階段。這一發展階段是作為留學的另類潮流開始的，主要是戰爭，特別是冷戰的產物。它先在歐洲為人們所熟識，二戰以後，則對不同的華人群體產生了鉅大的影響。這一發展階段始於中國內戰的最後幾年中，許多天資聰穎的中國大學生在這幾年中被送到了海外。後來，這些人中有許多選擇了不回中國。隨著南京政府的倒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